

Zadie Smith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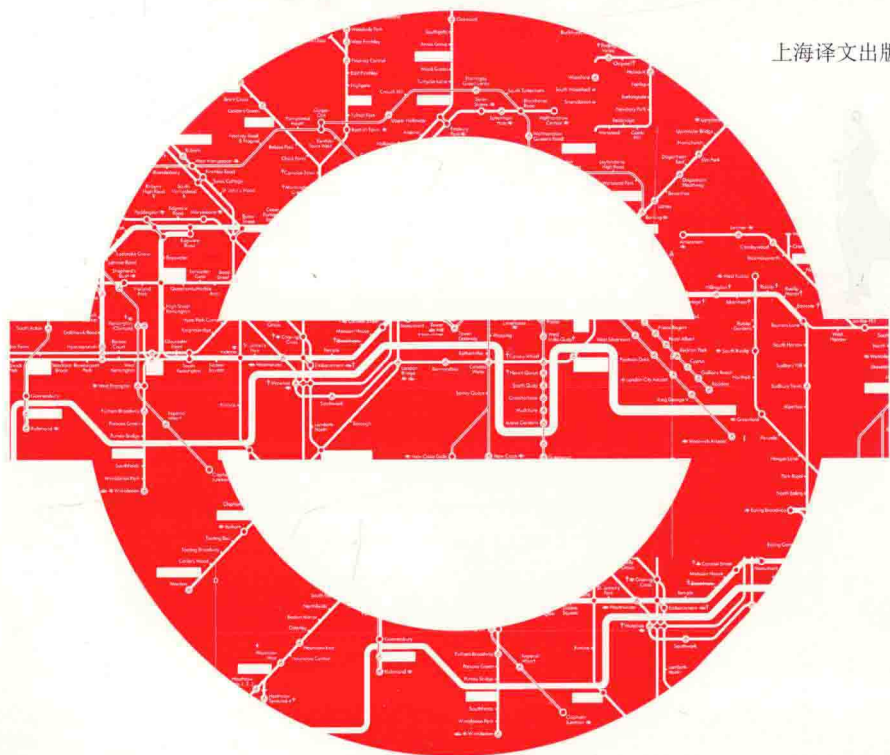
扎迪·史密斯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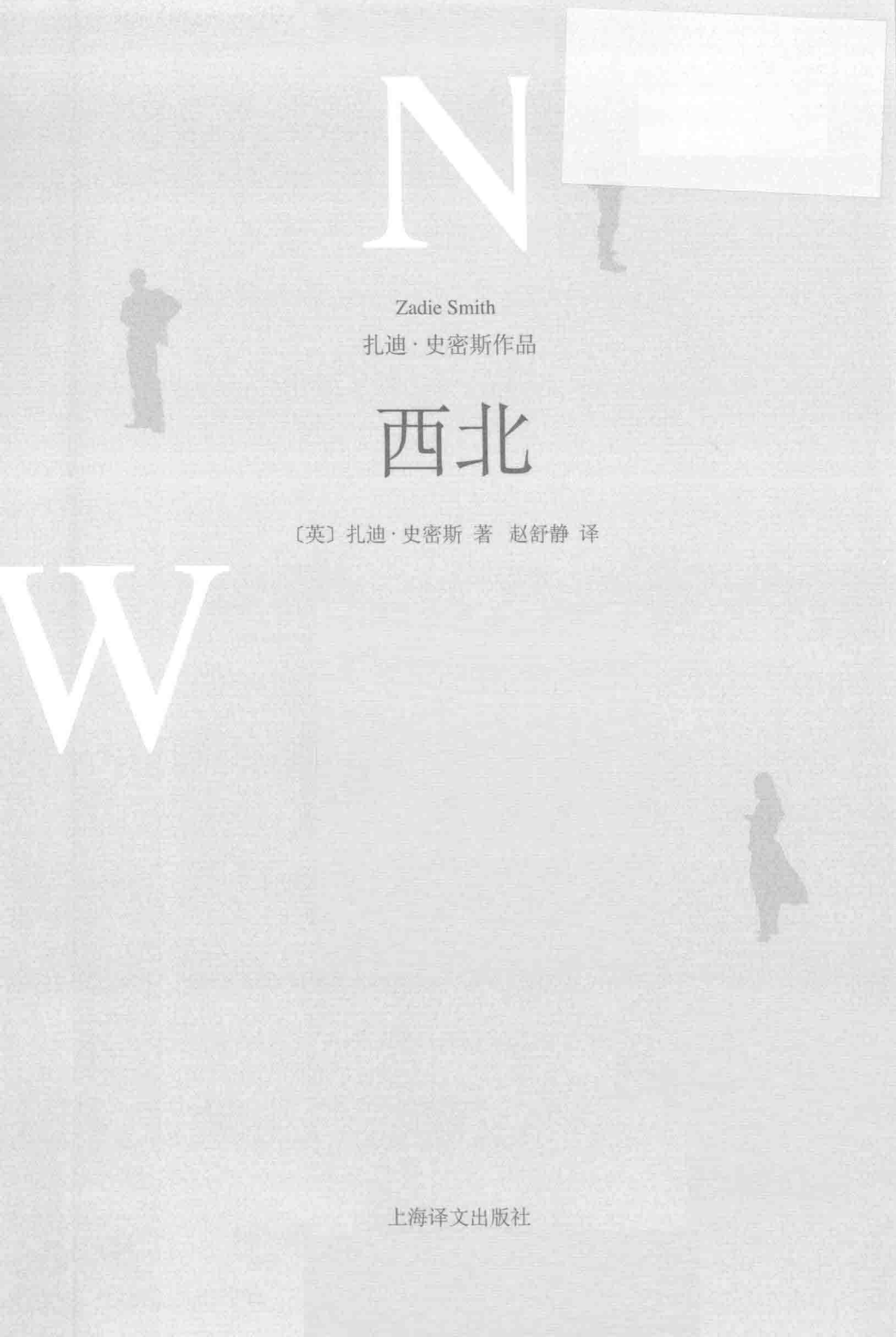
2012 年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十佳图书
“比以往任何一部作品都更令我骄傲”

西北

〔英〕扎迪·史密斯 著 赵舒静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

N

Zadie Smith

扎迪·史密斯作品

西北

〔英〕扎迪·史密斯 著 赵舒静 译

W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北/(英)史密斯(Smith, Z.)著;赵舒静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5.4

书名原文: N. W.

ISBN 978-7-5327-6706-9

I. ①西… II. ①史… ②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97552 号

NW by ZADIE SMITH

Copyright: © Zadie Smith 2012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, COLERIDGE & WHITE LTD(RCW)
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5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 09-2013-607 号

西北

[英] 扎迪·史密斯 著 赵舒静 译

责任编辑/杨懿晶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1.5 插页 2 字数 176,000

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4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6706-9/I·4042

定价: 38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57602918

献给 克拉斯

亚当耕田、夏娃织布之时，
何来的绅士淑女？

——约翰·鲍尔^①

① 约翰·鲍尔(?—1381)，中世纪英国传教士，原为肯特郡神父。因布道时宣传无阶级社会，抨击社会不公，反对教会和封建领主，1366年被坎特伯雷大主教开除教籍。这句话选自他的演说《奴隶与自由民》。

目录

造访
001

过客
097

主人
179

十字路口
317

造访
343

造访

圆滚滚的太阳停在电线杆边。校门和灯柱上的防攀油漆冒出一股硫磺味。威尔斯登的人们打着赤脚，街道摇身显出欧洲大陆的氛围，形成一股在室外用餐的热潮。她躲在阴凉处。红头发。电台在播送：我是定义我的字典的唯一作者。说得好——把它写在一本杂志的封底。在一间地下室公寓的花园里，一张吊床上。被栅栏围了起来，四面都是。

四个并联的花园，在这片住宅区里，三楼一个讨厌的姑娘不知在冲谁大呼小叫。朱丽叶式的阳台，绵延数里。不是那样的。不，不是那样的。你还不动身。手里的烟。丰满的，龙虾红。

我是唯一的

我是唯一的作者

铅笔没在杂志的书页上留下痕迹。她在什么地方读到过，红光满面，你就得癌。所有人都知道不该这么热。枯萎的花，苦涩的小苹果。鸟儿在不对的树上唱着不对的调子，时候也太早了。你他妈的还不动身！看看上头：姑娘晒红的肚皮靠在栏杆上。迈克尔就爱这么说：不是所有人都能受邀参加派对。这个年代不是。残酷的观点——她并不认同。婚姻中并非所有的看法都要一致。黄澄澄的太阳高悬空中。白色验孕棒上的蓝色十字，清晰，无误。怎么办？迈克尔在上

班。他还在上班。

我是

唯一的

烟灰飘到了下面的花园里，随后是烟蒂，再是烟盒。比鸟儿、火车和人来车往更大声。心智健全的唯一标志：塞在她耳朵里的一个小设备。我叫他别谈自由。我的支票呢？她当着我的面废话连篇。去他的自由。

我是唯一的。唯一的。唯一的

她松开拳头，任铅笔滚落。拿走她的自由吧。除了这个该死的姑娘，什么也没得听。至少闭上眼有别的景象。黏稠的黑色斑点。争先恐后的船夫，曲折行进。曲，折。红色的河流？地狱的熔岩湖？吊床斜了。杂志啪的掉到地上。世事、财产、电影、音乐都存于草莽。亦是逝者的消逝和简介。

2

门铃！她光着脚，跌跌撞撞地穿过草地，被太阳推搡着，昏昏欲睡。后门通往一个狭小的厨房，按前任房客的喜好铺了亮闪闪的瓷砖。这人不是在按门铃，而是按着没松手。

映在磨砂玻璃上的，一个人影，模模糊糊的。像素拼凑出的不是米歇尔。在她的身体和门之间，走廊地板在阳光的反射下成了金色。这条走廊只会迎向好事。可有个女人在哭着大喊求求你。一个女人用她的拳头砸着前门。她把锁拉开，发现门开到一半停住了，门链绷得

紧紧的，一只小手透过缝隙伸了进来。

——求求你——噢上帝帮帮我——求求你小姐，我住在这儿——我就住在这儿，求求你上帝——你看看，拜托——

肮脏的指甲。挥动着一张煤气账单？电话账单？用力伸进缝隙，越过门链，离得太近了，她不得不往后退才能聚焦在展示给她的东西上。里德雷大街 37 号——从她住的这条街拐个弯就是。她能看到的就这些。她学着米歇尔的样子（若他在场就会这样）迅速看了看信封的透明纸窗，查阅个人信息。米歇尔在上班。她松开了门链。

陌生人的膝盖一软，她向前扑倒，瘫在地上。女孩还是妇人？从年纪上很难定义：三十多，三十四五，差不离吧。眼泪让这个陌生人小小的身躯颤动着。她抓住她的衣角号啕大哭。哀求公众作证的女人。身处战区、站在自家残垣断瓦前的女人。

——你受伤了？

她的双手插进自己的头发。她的脑袋撞在门框上。

——不，不是我，是我母亲——我需要帮助。他妈的每扇门我都敲过了——求求你。夏尔——我叫夏尔。我是本地人。我住在这儿。你看！

——请进。我叫利娅。

利娅忠于这座城市中的这两个平方英里，一如其他人忠于他们的家庭，或他们的祖国。她知道这个地区人们说话的习惯，那句他妈的，在这个地方，不过是句子中的一个节律。她调整自己的面部表情以示同情。夏尔合上眼，点头。她口中念念有词，无声的，自言自语。她对利娅说

——你真好。

她的胸腔起起伏伏，现在放缓了。颤动的泪水滚落下来。

——谢谢你，嗯？你真好。

夏尔的小手抓紧了扶住她的双手。夏尔身材瘦小。她的皮肤看上去又薄又干，前额和下颌上还有一块块的牛皮癣。她的脸很眼熟。利娅在附近的街上经常看见这张脸。伦敦近郊人的特质：没有名字的脸。眼睛让人难忘，深棕色的外面是清澈的白，上下都是。热切的眼神，吞噬她所见的一切。长睫毛。婴儿的脸就像这样。利娅笑了笑。对方回报的笑容空洞、淡漠。嘴角上扬的样子怪讨人喜欢的。利娅是唯一好心的陌生人，开了门后没再关上。夏尔反复说：你真好，你真好——直到这个短语中蕴含的快感（对利娅而言当然是有些快感的）断了线。利娅摇了摇头。不，不，不，不。

利娅把夏尔带到厨房。大手搁在姑娘的窄肩上。她看见夏尔的臀部翘起，紧贴着她垂在胯上的运动裤，一眼就能看见后背处毛茸茸的小凹陷，热得汗涔涔的。细小的腰身往下延展出曲线。利娅没什么臀部，像男孩一样的瘦长条子。也许夏尔需要钱。她浅灰色的运动套装可不干净。在她右腿膝盖后面，肮脏的布料撕开一道长口子。脏兮兮的脚后跟从破烂的拖鞋里戳出来。她臭烘烘的。

——心脏病！我问他们她是不是快死了？她是不是快死了？她是不是快死了？她上了救护车——根本没人回答我！我家里还有三个没人看管的孩子——我得去医院——他们提汽车干什么？我没有汽车！我一直在说帮帮我——他妈的就是没人帮我一把。

利娅抓着夏尔的手腕，让她坐到餐桌旁的一把椅子上，递给她一

卷纸巾。她再次把手放在夏尔的肩头。她们的额头相距不过几英寸。

——我明白，别担心。哪家医院？

——好像叫……我没写下来……在米德尔塞克斯^①，或者——反正挺远。不大清楚。

利娅捏了捏夏尔的手。

——你瞧，我不开车的——不过——

利娅看了看她的手表。五点差十分。

——要是你等……也许二十分钟？如果我现在给他打电话，他能——或者打个车……

夏尔把自己的手从利娅手中挣开。她用指关节揉着眼窝，长出了一口气：惊慌失措的阶段过去了。

——得过去……没有门牌号——什么也没有——没有钱……

夏尔用牙从她的右手拇指上撕下一层皮。冒出一点血，没流出来。利娅再次握住夏尔的手腕。把她的手指从她嘴边拉开。

——可能就叫米德尔塞克斯呢？医院的名字，不是地方的。沿着阿克顿路走的，对吧？

女人一脸茫然，反应迟钝。精神失常，爱尔兰人的说法。她可能是精神失常了。

——对……可能是……对，不，对就是它。米德尔塞克斯医院。就是它。

利娅直起身子，从屁股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拨号。

^① 英格兰东南部旧郡，濒泰晤士河。

——我明天会过来。

利娅点点头，夏尔接着絮叨，电话也没能让她停下。

——还你钱。明天带上我的支票，好吗？

利娅把手机贴在耳朵边，笑着点点头，报了自己的地址。她做出喝茶的动作。夏尔没看见。夏尔正盯着苹果花。她用脏T恤擦去自己脸上的泪水。她的肚脐像绷住肚皮的一个死结，一粒被缝在沙发床里的纽扣。利娅报了自己的电话号码。

——好了。

她转向餐具柜，用闲着的那只手去拎茶壶，差点失手，因为她以为壶是空的。洒了点水。她将茶壶放回它的位置，站着没动，背对她的客人。无论是坐是站，她都找不到自在的地方。在她面前，在延展过房间的长窗台上，有她生命中的某些东西——照片、小摆设、父亲的骨灰、花瓶、植物、香草。在窗户的倒影中，夏尔正握着踝关节把她的小脚放到椅面上。她母亲住院的突发状况也比此刻自然，没那么尴尬。这不是一个会给陌生人沏茶的国家。她们在玻璃的倒影里朝彼此微笑。友善。无言。

——我去拿杯子。

自己所有的动作利娅都要说出来。她打开碗碟柜。里面满是杯子；杯子叠杯子叠杯子。

——好地方。

利娅转身太快，和她手部的动作毫不协调。

——不是我们的——我们租来的——我们的只有这块——楼上有两间公寓。花园是公用的。是政府统建房，所以……

利娅趁夏尔四下张望时把茶倒出来。噙着下嘴唇，轻轻点头。赞赏的样子，像个地产经纪人。现在她看着利娅。有什么可看的？皱巴巴的法兰绒格子衬衫，磨边牛仔短裤，长着雀斑的大腿，赤脚——也许是个怪人，懒鬼，游手好闲的女人。利娅把双臂交叠在自己的腹部。

——统建房里算好的了。卧室多吗？

嘴唇耷拉着。让她有点口齿不清。利娅注意到夏尔的脸有点不对劲，继而觉得尴尬，便移开了目光。

——两间。另一间小得很。我们算是用它……

此时夏尔已经完全在想别的事了；她比利娅反应慢，但现在她也意识到了，两人都意识到了。她用手指指着利娅的脸。

——等等——你念过布雷顿^①？

她从自己的椅子上蹦了起来，乐坏了。但这不可能。

——我发誓，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想：我认识你。你念的是布雷顿！

利娅背倚着餐台，报出她在布雷顿的年份。夏尔对年代没什么耐心。她想知道利娅还记不记得科学楼发过大水，那次杰克·福勒把脑袋伸进一把虎头钳里。利用这些共同的坐标，就像登月和总统逝世，她们定位着自己的时代。

——比你低两届，对吧。再问一下你叫什么？

利娅艰难地对付着饼干罐头硬邦邦的盖子。

^① 可能是指位于英格兰北约克郡地区的布雷顿中学。

——利娅·汉威尔。

——利娅。你念过布雷顿。还和谁见面吗？

利娅报了几个名字，简单介绍了他们的近况。夏尔用手指在桌面上打着节奏。

——你结婚很久了吗？

夏尔的眼睛变了神色，乌云密布。

——太久了。

——想要我打电话给谁吗？你丈夫？

——不……不用……他进去了。两年没见他了。骂脏话。打人。惹麻烦。有很多问题，脑子和别的都是。打断我的胳膊，打折我的锁骨，打碎我的膝盖，还他妈的打破我的脸。说句实话——

接下来是轻描淡写的题外话，伴着咯咯的笑声，不知所云。

——过去老强奸我，还有这样那样的……疯了。不提也罢。

夏尔从椅子上滑下来，走向后门。眺望窗外的花园，枯槁的黄草坪。

——真对不起。

——不是你的错！只能这样。

感到荒唐的那种感觉。利娅把手插进口袋里。水烧好了。

——说实话，闲人，我要说日子容易那就是扯淡。日子可不好过。不过，总有办法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活着。三个孩子！最小的七岁。所以说，还是有盼头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

利娅朝茶壶点点头。

——有孩子了吗？